

5	姑苏韵	ɔ, ʔ	ɔ; ɔʔ; ʔʔ
6	西堤韵	e, ue	e, ue; ẽ; eʔ, ueʔ; ẽʔ, uẽʔ
7	开怀韵	ai, uai; ǎi, uǎi	ai, uai; ǎi, uǎi; uaiʔ; uǎiʔ
8	逍遥韵	au, iau; ǎu, iǎu	au, iau; ǎu, iǎu; auʔ, iauʔ; ǎuʔ, iǎuʔ
9	森林韵	im	im; m
10	甘蓝韵	am, iam	am, iam
11	新春韵	in, un	in, un
12	安全韵	an, ian, uan	an, ian, uan
13	精英韵	iŋ	iŋ, ŋ
14	巷江韵	aŋ	aŋ
15	昂扬韵	ɔŋ, iɔŋ	ɔŋ, iɔŋ
16	目录部	ɔk, iɔk	iɔk
17	角学韵	ak	ak
18	出日韵	it, ut	it, ut
19	发达韵	at, iat, uat	at, iat, uat
20	积极韵	ik	ik
21	吸入韵	ip	ip
22	接洽韵	ap, iap	ap, iap

第四节 文白读音的层次性

这里所说的文白异读的层次性,主要是文白读音的历史语音层次。关于这个问题,先作几点说明。

一是这种历史语音层次,有些是汉语或汉语方言在不同历史时期语音的反映,有些则是汉语或汉语方言在某一历史时期由于连读音变或声韵调互为影响而产生音变的结果。例如非敷奉母读[p]、[pʰ],是《切》音和《切》音以前上古音的保留,戈韵的“跛”字读[paiɿ],韵母[ai]反映着上古歌部的读音痕迹。这些白读音是上古时期汉语语音的投影。又如东(冬钟)阳(唐)文读音合一为[ɔŋ]、[iɔŋ],很可能是上古楚方言语音的影响所致。古端透精从等声母有些字白读音声母读[l],很可能是厦门方言(闽南方言)自身音变浊化为[l]的结果,次浊声母明(泥)日疑母读h-,也可能是声韵母结合后互相影响产生的一种音变。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造成字音的异读现象并长期固定下来就形成读书音(文读音)和说话音(白读音)的不同。

二是这种历史语音层次,既有文白所体现的历史语音层次,也有文白各自的历史语音层次。例如,非敷奉母的文读音为[h],白读音为[p]、[pʰ],这个文白读音,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语音层次,文读音[h],是《切》音以后的语音,白读音[p]、[pʰ],是《切》音早期以及上古时期的语音。两个语音层次,一早一晚,分别反映文白所代表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方言语音特点。另外,文读这个语音也可能出现不同层次,这就是说,古代同一个声类或韵部,在厦门方言的文读音系统里,可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读音,这些读音并不是平行的,即不是同一时期出现的语音层次,可能有先有后,是不同历史时期语音层次的重叠,也可能是不同地区语音的渗透。例如

知彻澄母的文读音有[t]、[t']和[ts]、[ts']、像“转”有 tuən₁、tsuən₁ 两音,“超”有 t'iau₁、ts'iau₁ 两音,“柱”有 tu₁、tsu₁ 两音,应都属于文读音范围,但[t]、[t']是反映《切》音早期的文读音,[ts]、[ts']是反映《切》音以后的文读音。当然,“转”的 tuən₁ 音,“柱”的 tu₁ 音,现在反而少听到,“超”的 t'iau₁ 音,只在漳州地区里可以听到,倒是 tsuən₁、tsu₁ 和 ts'iau₁ 这些《切》音以后的文读音占优势地位。但“转”的 tɿ₁ 音,“柱”的 t'iau₁ 音中的[t]、[t']反倒是厦门方言的白读音,因为它们反映的声母读音系统比 ts、ts' 音早。又如中古阳韵在厦门方言里有[iəŋ]、[iaŋ]两个读音,我们也视为两个文读音,[iəŋ]是主要的,[iaŋ]音是漳州音渗入的,因为阳韵字在漳州话里的文读音是[iaŋ]。又如中古鱼韵里有些字,如“猪”读[tɿ₁],“去”读[k'i₁],我们也视为是漳州文读音渗入厦门方言的结果。这样,鱼韵字在厦门的[u]、[i]便都是文读音了,当然主要是[u],而[i]只是个别字的渗透。

同一韵类白读音里的层次显然比文读音复杂多了。以中古先韵为例,开口先韵在厦门方言里有7个白读音:

i: 边[pɿ₁], 扁[pɿ₁], 天[t'ɿ₁], 年[ni₁], 见 kɿ₁

in: 眠 bin₁, 怜 lin₁

iŋ: 千 ts'iŋ₁, 前 tsin₁, 先 sin₁, 肩 kin₁

an: 牵 k'an₁

un: 前 tsun₁, 填 t'un₁

iã: 显 hiã₁

ãi: 前 tsãi₁ 店~(地名)

这几个白读音,所反映的语音层次自然有先有后。其中ãi音显然是同安音的渗入。

总之,文白读音不仅是文白之间显示出来的语音层次,也有文白各自系统的语音层次,不仅有自身方音在时间上前后的层次,也有可能溶入不同地点的语音特点或层次。

三是就总体看,白读音所反映的时间层次多比文读音早,但并不是说所有白读音都早于文读音,比文读音所保留的语音层次古老。有些白读音是《切》音后产生的,例如元明或更晚时期产生的,每个读音都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化。

辨析文白读音的历史语音层次,并非易事。这除了要有本方言的人民迁徙史和较多的历史语音材料印证外,还要有与本方言相关的其他方言,其中尤以闽方言、吴方言、客方言的方言材料以及汉语语音发展历史的有关材料旁证,而目前,我们手头上所需要的这些材料还不足。在方法上,除了要运用比较法,分析推演法外,还需要有其他方法。如何使用这些方法,也有一些困难与不便。不过,既然文白读音是一种历史语音层次的现象,就不能不尽可能揭示其中存在的这种历史语音层次,正如考古学家必须尽可能辨析各种出土文物存在的年代一样。

本节以《切韵》(《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做出发点(简称《切》音),将厦门方言声母和韵母出现的文白读音拿来与《切》音比较,参照手头上有的一些材料做一些分析。在这里,一般只能说明多数文白读音所反映的语音历史层次是在《切》音时期或者之前的上古音,之后的近代(宋元明)音。一般都不好具体确定某些文白读音所出现的具体历史时期,因为这样做是有许多困难的。

一 声母

	帮 p	滂 pʰ	並 b	明 m	非 p	敷 pʰ	奉 b	微 m
文读	p	pʰ	p pʰ	b(m)	n			b
白读			pʰ	m、b、h、n、ə	p pʰ			m
例字	布边	普片	稗平	麵马媒猫梅	斧分	芳覆	肥浮	问物

	端 t	透 tʰ	定 d	泥 n	来 l	知 ʈ	彻 ʈʰ	澄 ɖ
文读	t	tʰ	t、tʰ	l(n)	l(n)	t(ts)	tʰ(tsʰ)	t、tʰ(ts、tsʰ)
白读	l	l、t	tʰ、ə	l t	n	tʰ		tʰ、t、ts、tsʰ
例字	条	塌贴	桐蝶	闹奈	林	窒	耻	桐呈阵肠

	精 ts	清 tsʰ	从 dz	心 s	邪 z	庄 tʃ	初 tʃʰ	崇 dʒ	生 ʃ
文读	ts	tsʰ	ts、tsʰ	s		ts	tsʰ	ts、tsʰ、s	s
白读	t、s、l		tsʰ、s、l、t、h	ts、tsʰ、h		s、n	tʰ	s、kʰ	ts、tsʰ
例字	礁躁迹	操	匠豺字焦瓷	僧松星饲岁		栉爪	窗	床岑柿	崽生

	章 tʂ	昌 tʂʰ	船 dz	书 ɕ	禅 ʒ	日 ʈ
文读	ts、tsʰ		s	s		l(n)
白读	k、kʰ、t、tʰ、l		t、ts	ts、tsʰ		h、n
例字	枝齿振蠢遮		唇蛇	叔伸成树		燃耳软

	见 k	溪 kʰ	群 g	疑 ŋ	晓 h	匣 ɣ	影 ə	云	以
文读	k	kʰ	k、kʰ	g(ŋ)	h		ə	w	j
白读	kʰ ə	h	kʰ、h	ŋ、g、h、l	k、kʰ、ə			h	b、tʰ l、ts、tsʰ、s
例字	阎锅	袞	具裘	硬五蚁虐	许	猴寒红	英	园	维腰愉痒榕翼

从上面的比较表中可以看出,厦门方言声母文白异读的层次性有下列特点:

文读音方面,除浊音声母外,厦门方言多数声类跟中古《切》音声类在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上相同或相近。跟中古声类之间的对应比较整齐。其中较主要的有:

(1)非敷奉合并读[h],大抵是《切》音后的事。但微母仍读同明母[b],反映《切》音前的语音[m]的特点。[b]是《切》音后音变的结果。

(2)知彻澄读[t]、[t'],反映《切》音前端知组尚未分开的特点。

(3)精庄章三组14个声母合并为ts、ts'、s声母,这种合流可能在《切》音前已存在。

(4)泥来母不分,多读[l]大抵于元明之际。但[l]母跟明、微、疑一样,在鼻化韵前又分出n、m、ŋ形式,构成l-n、b-m和g-ŋ的对立。泥母读[l],疑母读[g],如同明微母读[b]一样,是《切》音后音变的结果。

(5)日母加入来母行列,读[l]。《彙音妙悟》分别以“柳”、“入”分别来日二母,漳州地区至今仍有[dz]声母来读日母字,可见在厦门方言里,古日母读[l]最多只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6)影云以母读零声母。

关于文读音,要提出以下三个问题说明:

一是关于浊音声母清化的问题。汉语语音史一般认为浊音声母全部清化当在元代的《中原音韵》,但从近年研究的材料表明,浊音清化的时间应予提前。宋代北方地区已出现浊音清化的现象,《经典释文》的音注也有浊音清化的材料。从闽客方言与吴方言现有的语音事实看,闽南方言浊音清化的时间可能要早些。我们估计至少在唐初,由中原汉人带入闽的某个汉语方言已完成浊音清化了。闽南方言对古浊音清化的表现不仅在声母方面,而且也在声调方面。声母方面的情况是,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变为与浊音相同的清音声母发音部位(多数为不送气,少数读送气)。从读送气音声母的字(词)看,浊音声母变为相应清音声母送气音的层次一般要比不送气音的层次早。声调方面的情况是:全浊声母清化后,都变为原所属调类的阳调类,即全浊平声变为阳平调,全浊声母的上声变为阳上调,全浊声母的去声调变为阳去调,全浊声母的入声调变为阳入调。《彙音妙悟》仍有阳上调,今泉州音也保留阳上调。厦门方言的古全浊声母上声与全浊声母去声字合流为阳去调,缺阳上调。如果不是唐代后中原汉语某方言把浊上归去的现象带入闽南漳州地区(包括厦门在内),使漳厦的阳上阳去合流而不同于泉州地区,便可能是宋以后漳厦地区由于阳上调与阳去调的调值相近而逐渐合并为一个声调即阳去调的结果。今泉州地区去声不分阴阳(变调却有不同),也是近代音变(阴阳去音值相近)的结果。

二是有些塞音与塞擦音的不送气音与送气音自由变读,如“波”读[pɔɪ]、[p'ɔɪ],“特”读[tikɪ]、[t'ikɪ],“揭”读[kiatɿ]、[k'iatɿ],等等,只要在意义上没有大的差别,而且韵母不发生变化,即不做文白异读处理。

三是古知彻澄母读[t]、[t']和[ts]、[ts']算不算文白读问题。我们认为,有些古知组的字,厦门方言既有[t]、[t']的读法,又有[ts]、[ts']的读法。有的算文白读音,有的只作文读音的不同层次看。例如“阵”有[tinɿ]、[tsunɿ]两读,“肠”有[tioŋɿ]、[ts'iaŋɿ]两读。此[t]与[ts], [t']与[ts']为文白异读之别。但“超”读[t'iauɿ]、[ts'iauɿ],“转”读[tuanɿ]、[tsuanɿ],“贞”读[tɿŋɿ]、[tsɿŋɿ],这里的[t]、[t']与[ts]、[ts']不是文白之别而是文读的不同层次。从厦门方言看,知组读[t]、[t']、[ts]、[ts'],韵母声调均无改变,意义也无改变,这说明[t]、[t']个别变[ts]、[ts']是《切》音后的现象,其层次比[t]、[t']迟。

白读音方面,厦门方言声母的白读音层次比文读音复杂。

现在按声类说。

非敷奉母白读音读[p]、[p']是《切》音前的语音现象,可追溯到是上古汉语时代的现象。因为古无轻唇音。明微母读 m,判断是否白读,要视其韵母。如麵(文)[bian] (白)[mi],这个白读音[m]当是早于文读音。因为我们认为,先韵字读[ɿ]韵所反映的时代是上古江东吴语的语音遗迹(详见本节的韵母部分)。

知彻澄母读[t]、[t'],此读音是反映早于《切》音时期的语音特点。如“柱”(文)tsu (早期可能有 tu 音), (白) t'iau, 此[t']音为早于《切》音,一则因为韵母[iau]可能是上古某方言语音的残迹,而且[t']送气音的层次一般早于不送气音层次。知组字由[t]、[t']变[ts]、[ts'],是后来的音变。如“阵”读[tsun]等。此读音声母[ts]、[ts']当是《切》音后出现的。

精组字与庄组字读[t]、[t']的,如“礁”[taɿ]、“窗”[t'aŋɿ],是一个很奇特的语音现象。从今赣方言有些地区精组字读[t]、[t']的情况看,这种现象是否是古南方方言的语音遗留尚可进一步研究。

章组字读[t]、[t'],当是时间层次很早的语音残迹。因为从谐声偏旁和反切异文看,章组与端组关系密切。章组字读[k]、[k'],也是相当独特的语音现象。当然从谐声偏旁和反切异文看,也可找到章组与见组关系的一些例子。是把[k]、[k']现象当作上古语音层次的保留(包括来自上古某方言的读音)好呢还是章组由[tɕ]、[tɕ']向[k]、[k']的音变结果好呢(今客家方言一些地区古章组字也有读[k]、[k']的),尚可进一步研究。

见母读零声母,如“锅”(广州粤方言也有此例),溪母读[h]声母,如“菱”(广州粤方言不乏此例),群母读 h 声母的,如“裘”,可认为是《切》音后的音变产生的结果。

晓母读[k']声母的,如“许”姓,联系韵母[ɔ]音看,应是早于《切》音的语音遗迹。晓母读零声母,如“枵”,应是《切》音后音变的现象。

匣母读[k]、[k'],自然是《切》音前上古音(也可能是上古某方言)的保留,但读零声母却颇难判断。从“旱”字在今闽南地区既可读[huā],又可读[uā],“限”字既有[han]音,又有[an]音看,似乎是由擦音变零声母的。这个问题尚可进一步研究。不过匣母读[k]、[k']的层次,肯定要早于读零声母的。

云母读[h],当是《切》音前语音的保留。

以母读[t'],如“媵”,当是《切》音前上古音的残迹。因从谐声偏旁和反切异文看,以母字跟端组关系密切。至于以母读[ts]、[ts']、[s],从层次的时间看,也是早于《切》音的。也许这里头也跟古汉语方言有关系。至于以母读[l],那是《切》音后的音变现象,可能时间在元明以后。

心邪生船书禅母文读读擦音,白读读塞擦音[ts]、[ts'],是厦门方言语音的一个重要现象,从音变的角度看,似乎是塞擦音经音变后,“塞”音成分消失而成擦音。如此,即上述中古擦音声母在厦门方言的白读音里读塞擦音的字,早些时候应是塞擦音声母,后来才音变为擦音声母,如“星”[ts'ɿɿ],可能早期是清母字,音变后为心母字,等等。这样,上述中古擦音声母今厦门方言读[ts]、[ts']音的,在语音层次上可能早于擦音声母[s]。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一问题,即中古擦音声母心邪生船禅在厦门方言能读[ts]、[ts']音的,可能是早期某一方言是属塞擦音声母而不是擦音声母,但在《切》音音系却是归属擦音声母的。就是说,从来源上看,这些读塞擦音声母的字在来源上并不一定是《切》音而是古汉语的某一方言。

最后是关于明、(泥)、日、疑四个次浊声母白读音读[h]母的问题。在厦门方言里,中古泥母字尚未见读[h]例。但从闽南方言其他地区看却有些音例。例如“诺”(铎韵泥母),漳州地区读[hioʔɿ]“年”(先韵泥母),潮汕地区读[hĩɿ]。其他次浊鼻音声母的例子如:媒茅[hmɿ]、燃[hĩãɿ]、簪[hioʔɿ]、耳[hɿɿ]、蚊瓦[hiaɿ]、鱼[hɿɿ]、砚[hĩɿ]、岸[huãɿ]、额[hiaʔɿ]。古明母与晓母有谐声关系的例,日(泥)疑却没有。可见从谐声解释这种语音现象尚难自圆。看来中古次浊鼻音声母在厦门方言白读音的[h],是声母的条件音变(即声母弱化后,鼻音声母向清擦音声母转变)所形成的结果。这跟由鼻音声母强化后使鼻音向浊塞音声母转变:m→b, n→l, ŋ→g正好相反。当然,这个过程经历的时间并不简单。这些古次浊声母字由鼻音变[h]并不是很晚才出现的,但要确定具体的年代尚有困难。

二 韵母(附声调)

(一)果摄

韵部	歌开一							戈合一							戈开三	戈合三	
中古音	a							ua							īa	īua	
声类	舌 齿			牙 喉				唇			舌齿		牙喉		牙喉	牙喉	
白	a	ai	ua	ue	a	ia	ua	e	ai	ua	e	ua	e	ua		e	ia
文	o(ɔ 播)				o(ɔ 我)			o(ɔ 磨)			o		o(ɔ 火)		io	io	
例字	他	舵	舵笋	做	阿	鹅	歌	菠	跛	破	坐	惰	火	过	茄	痢	靴

果摄一等歌戈文读不分开合,均为[o]。[ɔ]、[ɔ]音可能比[o]早。三等开合戈韵文读亦不分,均为[io]。《切韵》歌戈不分,厦门方言文读音正好反映此情况。

歌戈白读[a]、[ai]、[ia]、[ua]显然反映《切》音以前上古歌部音的痕迹。“跛”上古属歌部字,上古歌部有拟音为[ai],则此白读音是上古早期语音的遗迹了。白读[e]应于《切》音后音变中韵母高化由 ai→a→e 产生的结果。

(二)假摄

韵部	麻开二						麻合二			麻开三		
中古音	a						ua			ia		
声类	唇		舌 齿		牙 喉		舌 齿		牙 喉	舌 齿		牙 喉
白	e(ě)		e	ua	e		ue		ia	e	ua	a
文	a(ã 骂)		a		a(ã 雅)		ua(uã 寡)			ia(iã 且)		
例字	爬骂		茶	诈	沙	家牙下	耍	花	瓦	姐扯	蛇	也

假摄文读,跟《切》音相合。麻开二“沙”、麻开三“蛇”、“也”均为上古歌部字,白读[ua]、[a]音,可能反映《切》音以前上古歌部语音的遗迹。[e]、[ue]读音,应是《切》音后变化产生的。

(三)遇摄

韵部	模合一					鱼合二					虞合三				
中古音	u					io					iu				
声类	唇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白	ɔŋ	o		a	ia		ue	ɔ	ɔ	ɔ	iau	iu	ɔ		
文	ɔ(ɔ 吴)					u(i 去) ɔ(庄组)					u ɔ(庄组)				
例字	摸	部		拈	蜈		贮初黍	许与	扶斧	厨	柱数	珠树	孟雨		

遇摄一等模韵文读[ɔ],从音值看应早于《切》音。该韵字上古基本上归鱼部,音[a],由 a—o—ɔ—u。闽语莆田话为[o],厦门话[ɔ],福州话[u],正是这个过程的反映。三等鱼虞庄组为洪音,故从一等[ɔ]。其余声组为[u],厦门鱼虞不分,泉州鱼为[-u],虞为[u],漳州鱼为[i],虞为[u],鱼韵厦门文读[i],为漳州文读音的渗入,只个别例。模韵白读[a]、[ia],当早于《切》音,似是上古鱼部音的保留。[o]应迟于[ɔ]音,当由[ɔ]高化而变来的。[ɔŋ]是声韵互相影响的音变现象。鱼虞韵白读[ɔ]中多数字如“许与扶斧孟雨”为上古鱼部,故[ɔ]音为《切》音之前的音。值得注意的是虞韵白读[iau]、[iu]。“柱数珠树”均为上古侯部字,连系上古侯部至中古的变化。[iau]当早于[iu],前者为《切》音前侯部音的遗迹,后者似《切》音后由 iau—iəu—iu 变化的结果。鱼韵白读[ue]可能是由[ua]→[ue]高化演变的结果。

(四)蟹摄

韵部	咍开一					皆开二					佳开二								
中古音	ɔi					ɐi					ai								
声类	舌 齿		牙 喉			唇	舌齿		牙 喉			唇		舌 齿			牙 喉		
白读	e	i	e ia ue ui				ia	e	ua	ue	a	ue	a	e(ě)		ue	a	ue	
文读	ai(āi 宰)					ai					ai (āi 奶)								
例字	袋	戴	开	埃	改	开		豺	芥	芥	挨	罢	稗	柴	债(奶)		钗	佳	矮

韵部	泰开一					夬开二		祭开三				废开三	齐开四									
中古音	ai					æi		iei				iei	iei									
声类	唇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唇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白读		a	ua	iã	ua		e		i	ua			i	ue	i	ai	ue	ui	i?	ua?	i	ue
文读	ue	ai			ai		e				e	e										
例字	贝	奈	带赖	艾	盖	败	寨	蔽	世	誓	艺	刈	闭	批	弟	婿	洗	梯	剃	屉	计	鸡

韵部	灰合一					泰合一		皆合二		佳合二		夬合二		祭合二		废合三		齐合四	
中古音	uoi					uoi		uəi		uai		uəei		iwei		iwei		iwei	
声类	唇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牙喉		牙喉		牙喉		舌齿	牙喉	唇	牙喉	
白读	e	m	e	u	e		ua	e	ue	ui	ue	ui	ue	uĩ	e		i	e	ue
文读	ue(uĩ 每)		ue(ui 堆)		ue		uai		uai(ua 挂)		uai(ua 话)		ue(ui 脆)		ue(ui 吹)		ui(e 携)		
例字	培	梅	罪	推	灰		外	会	怪	怀	画	画挂	话快	快	岁税	卫	肺	秽	惠

蟹摄开口一二等的文读(泰开一唇音除外)读音一样,均为[ai],这跟《切》音、诗韵均不同。开口三四等的文读读音也一样,均为[e]。三四等本为细音,厦门方言读洪音,这同《切》音亦不同,值得注意。合口一等文读为[ue],从这点看,泰韵开口一等唇音字似应放在合口。纵观《字表》,一等韵有开合对立情况下,唇音多在合口,唯泰韵例外。合口一等文读[ui]音,是[ue]韵后变化的,不论[ue]、[ui],可能在《切》音之后形成的。因为合口二等文读是[uai],一等本应与之相同,是音变导致一等变为[ue]的。二等[ua]是在[uai]后丢失韵尾的结果,合口三四等文读[ue],同开口三四等[e]能相配,[ui]是由[ue]变出的。蟹摄开合各等白读的层次比较复杂。这个摄中的泰夬祭废四韵的字多来自上古月部,故白读音中主要元音出现[-a-]的多是上古月部音的保留,应是《切》音以前的音,变为[-e]、[-i]当是《切》音后音变的结果。另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二等开口韵的白读音可与三四等开口文读音同为[e]的,二等合口韵的白读音可与三四等合口文读音同为[ue]的,这些现象使人有理由认为厦门方言这些白读音现象可能是上古某些方言(当然跟吴楚方言较有关系)语音现象在闽南方言保留和演变的结果。最有趣的是四等开口齐韵的白读[ai],其主要元音开口度大,粤语广州话也有这些现象,这使人不得不考虑这些白读音可能受到上古或中古早期南方方言的影响。哈灰韵的其他白读音,如[e]、[ue]、[i]可能都是《切》音后演变的语音现象。

(五)止摄

韵部	支开三						脂开三						之开三			微开三												
中古音	ĭe						i						īə			īəi												
声类	唇		舌		齿		牙		喉		唇		舌		齿		牙		喉		舌		齿		牙		喉	
白读	e	ua	e	ua	i	ua	ia	ua	ai	ui	ai	e	ue	i	ai	ui		ai	i	ai		e	ui					
文读	i		u(精庄组)		i		i		u(精庄组)		i		i	u(精庄)		i		i										
例字	皮	披	丽	纸	紫	徙	寄	倚	眉	屁	屎	地	地	四	师	瓷	肌	姨	裹	子	驶	旗	毅	气				

韵部	支合三			脂合三			微合三		
中古音	iwe			wi			iwəi		

韵部	支合三			脂合三			微合三		
声类	舌 齿		牙喉	舌 齿		牙喉	唇		牙喉
白读	e					e i	e		
文读	ui	ue(庄组)	ui	ui	ue(庄组)	ui	ui	i(微母)	ui
例字	髓吹	揣	规			葵 遗 飞	未		贵

止摄开口支脂之微四韵除精庄组外,其他声组字的文读音都是[i]。支脂合口除庄组外,其他声组字的文读音是[ui]。微韵合口微母的文读音为[i],其他声组字的文读音也是[ui]。唐代古体诗支脂之微已有同用。故此四韵在厦门方言文读音合一读[i]、[ui]并不奇怪。值得注意的是支脂之开口韵精庄组字的文读音为[u],不与支脂之开口韵的其他声母字同韵。在厦门方言里,这三韵的精庄组字跑去跟鱼虞韵(庄组除外)的字合流了。在泉州音里,这三韵精庄组读[ɯ],跟鱼韵字(庄组除外)合流。这种现象,在反映明末清初泉州音的《彙音妙悟》一书里已有记载。最近我们从唐五代闽南泉州籍诗人义存(俗姓曾)和尚的诗偈中也发现一首叫《因读寒诗》里有“子语舒”相押韵例。虽无他例,但可推想支脂之开口韵精庄组跟鱼韵(庄组除外)合韵并非明末清初之事,有可能在《切》音时代已经出现。支脂合口庄组字当为洪音,同样不跟其他声组同韵。支开口韵白读[ia]、[ua]的一些字,如“骑寄倚披倚”等,上古属歌部,此白读的主要元音明显是上古歌部音的保留。“徙纸”等字上古属支部字,白读音韵母[ua]来历不明。脂之开口韵白读都有[ai]的,如“眉屎,裏驶”,“眉屎”上古为脂部字,“裏驶”上古属之部字,上古脂部在中古有部分字入皆韵,今厦门方言读[ai],上古之部字中古有部分字入咍韵,今厦门方言也读[ai],这些中古入脂之韵的字,会不会在上古是洪音而在当时汉语某方言未变入细音,因而保留上古读音的痕迹,及至中古仍有洪音一读的现象?细观中古音开合等呼,在厦门方言白读音里常有相反之变化,如歌韵为开口,厦门方言白读音多读合口,鱼虞韵为细音,厦门方言白读有洪音读法,此类情况举不胜举。支脂之韵白读音有开口度大的洪音读法,又是一例。可见厦门方言(闽南方言)在《切》音前已形成,其白读音的一部分现象,可能不是由《切》音及其源头的上古汉语某一方言的读音来的,而是由上古汉语另一些方言的读音变来的。这个看法,可贯穿在以下对一些摄厦门方言白读音的看法。支脂之微韵的白读音[e]。比之文读音[i]可能早些。也可能是白读音韵母由低元音向高元音高化的音变的结果。

(六)效摄

韵部	豪开一					肴开二						宵开三				萧开四					
中古音	au					au						iəu				ieu					
声类	唇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白读	au	ɲ	a	au	au	a	m	a	iau	ua	a(ǣ)	iau	io	au	io	io	io	io	iao		
文读	o(ㄛ 毛好)					au						iau				iau					
例字	毛	毛	早	老	号	抛	茅	罩	抄	策	教	酵	搅	描	潮	椒	摇	挑	尿	叫	晓

效摄一等文读音[o]。个别字读[ɔ],比[o]早一些。一等豪韵跟歌戈韵文读音合韵,可以说

是闽语各方言的一大特点。鲁国尧教授在《宋代福建词人用韵考》一文证明歌(戈)豪合韵早在宋代已经出现。唐五代义存用韵也有歌豪通押多例。因此,歌(戈)豪合韵的时间还可以再往前推,至少在唐末五代时已出现。二等肴韵文读音[au],与《切》音相似,三四等宵萧同韵母,诗韵也是宵萧同用。一等白读[au]保留《切》音读法,比文读[ɔ]要早,[a]是[au]脱落韵尾所致,也比[ɔ]时间早。ŋ是“毛”字的白读音,是《切》音之后该字声韵互为影响产生的音变现象。肴韵白读音[a](ā),是[au]脱落韵尾的结果,在时间上比文读音[au]晚。白读[iau]音出现更晚,至于“茅”音[m],也是声韵母互为影响的音变结果。三四等白读[iɔ]音,估计至少是唐中叶就出现的,因为义存和尚有一首诗《劝人》之七的后两句竟是“少多”通押。“多”为歌韵,韵母[o],若“少”用宵韵文读音[siau],自然不能与[o]相押,若用白读[tsio],即主要元音是[o],可以协韵。可见[iɔ]韵出现,不会晚于唐末五代。而且宵韵的白读,早些时候可能是[iɔ]或[iə]音。宵韵“潮”读[au],可能在《切》音时期,它有一个同二等韵知组同韵的异读。[iaŋ]是声韵影响的音变。

(七)流摄

韵部	侯开一			尤开三						幽开三		
中古音	əu			iəu						iəu		
声类	唇音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白读	u	au	au	au(明母)		au	au	u				
文读	ɔ(ɔ 贸)			u(iu 复)(ɔ 明母)		iu(ɔ 庄组)	iu		iu			
例字	母	头 走	狗 后	妇 复 矛		留 昼 臭	九 久	谬	丢	幼		

流摄一等文读音[ɔ],与模韵合韵。但在泉州音里,侯韵文读[iɔ],与模不合韵。尤幽韵文读音[iu],与《切》音接近,尤韵唇音文读[u]可能在唐末五代期间已形成。义存诗《师亲写版牌云》里有“殊虚无浮”相押的韵例。侯韵字多来自上古侯部,少数之部,尤幽韵字多来自上古幽部,尤韵有少数字来自上古之部。在汉语语音史上,上古侯部在汉代时一分为二了,一部分转入幽部,如“偷斗头投走狗口厚后构”等等,一部分转入鱼部,如“驱珠朱数主取趋输厨”等等。因此,侯尤韵白读读[au]韵的字多是上古侯部在汉代转入幽部的字和上古本是幽部的字合流,这个[au]韵,可能是跟《切》音不同基础方言的另一个上古汉语方言读音的遗迹。侯唇音白读读[u]韵母的,估计是在《切》音时期音变结果出现的现象。鲍明炜教授《唐代诗文韵部研究》列举王勃、张说、王友方、富嘉谟等人的诗作就有“母亩茂”同模韵相协的韵例。

(八)深摄

韵部	侵开三							緝入开三					
中古音	iēm							iēp					
声类	唇	舌 齿			牙 喉			舌 齿			牙 喉		
白读		am	iam	un	ɔŋ	ã	am	iam	ap	iap	it	ue?	

韵部	侵开三								缉入开三				
文读	in	im								ip			
例字	稟	淋	针	懔	参人~	林	饮	阴	十	粒涩	蛰	笠	级揖

深摄阳声韵唇音文读[in],是声韵互为影响产生音变的结果。元代《中原音韵》已出现侵韵唇音声母字入真韵的现象,厦门方言[in]韵的出现,当在元代之前。其他声组文读[im],入声缉韵文读[ip],近似中古侵缉韵的音值。值得注意的是白读音[am]、[iam]、[ap]、[iap],主要元音竟与咸摄相同。今粤语广州话里古侵缉两韵主要元音[ə],即[əm]、[ep],跟覃淡咸衔盍合洽狎韵的[am]、[ap]的主要元音[a]较接近,以致覃淡咸和盍合洽韵的一些字(主要是牙喉音声组的字)跑入[əm]、[ep]与侵缉合韵。厦门方言侵缉韵白读音出现的这种现象,是不是这个音读的来历有不同,即受古代某一方言的影响?[iam]、[iap]出现比[am]要迟了,因为今泉州音“针、汁”这类字的白读音仍读[am], [ap]洪音而不读细音。[ɔŋ]也是近期音变的结果,泉州漳州许多地方“参”人~仍读[səmɿ]而不读[sɔŋɿ]。“懔”出现[un]读法,自然也是后期音变的现象。“林”读[ã],当然由[am]变来,参看咸摄解释。“蛰”不读[tipɿ]而读[titɿ],也是《切》音后音变的结果。在厦门方言的声韵结构中,[t]、[tʰ]声母不与[ip]组合。“笠”读[lueʔ],闽南有些地区读[leʔ],这是入声韵尾[p]脱落变喉塞音的,一般说来当在《切》音之后。

(九)咸摄

韵部	覃开一		谈开一		咸开二		衔开二		盐开三				严开三	添开四		凡合三				
中古音	om		am		em		am		iem				iem	iem		iuem				
声类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牙喉	舌齿	牙喉	唇					
白读	ã		ã			iam	ã	ã		ĩ	iã	ĩ	im		ĩ	ãi	an	an	am	
文读	am		am		am		am			iam			iam	iam			uan			
例字	譚	含	三	敢		減	馅	衫	監		染	饗	钳	淹		添	店		范	泛

韵部	合开一			盍开一		洽开二					狎开二		叶开三					业开三		帖开四				乏合三	
中古音	ɒp			ɒp		ɐp					ap		iep					iep		iep				iuɐp	
声类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牙喉		舌齿			牙喉		牙喉		舌齿		牙喉		唇		
白读	aʔ	aʔ		aʔ		aʔ	aʔ	iap	eʔ	ueʔ	aʔ	aʔ	iaʔ	iʔ	iat	iʔ		aʔ	iaʔ	iʔ		at			
文读	ap			ap		ap					ap		iap					iap		iap				uat	
例字	答	盒	合	塔		插	夹	峡	挟	狭	鸭	猎	睫	接	捷	叶	业	贴	蝶	碟	协	乏			

咸摄阳声韵一二等文读音均读[am],开口三四等文读音均读[iam],与之相对应的入声韵文读音也分别读[ap]、[iap]。唯凡韵文读不是-m尾而变-n尾,这跟侵韵一样,是声韵互为影响而产生音变的结果。其相对应的入声文读由-p尾变为-t尾也是音变的产物。咸摄阳声韵的白读总的看来不复杂,一二等韵主要是[ã]它显然由[am]演变来的。时间究竟在《切》

音前或后尚无把握。[iam]是《切》音后产生出来的恐怕没有疑问。相应的一二等入声韵[aʔ]、[iap]也当如此,不再赘言。合韵的[uaʔ]只有个“喝”字,异体为“欲”,应放在山摄曷韵去分析。[eʔ]、[ueʔ]是《切》音后元音高化的音变现象,咸摄阳声韵三四等的白读音,见对山摄阳声韵三四等白读音的分析。四等添韵还有一个白读音[-āi],是“店”的白读音,“店”音[tāiɿ]是用于厦门近郊村名,这是同安话白读音在厦门方言的遗留。[-āi]音的分析,请参看山摄。凡韵“泛”白读[hamɿ]显然比文读音[uan]早,也是声韵互为影响失介音[-u]的结果。“范”读[pan],声母保留《切》音前的声母读法,韵母即是[uan]音音变产生的读音。乏韵的[at]也是[uat]的音变结果。叶帖韵的白读音有[aʔ]、[iaʔ]、[iʔ], [iaʔ]、[iʔ]两音放在山摄分析。“捷”读[tsiatɿ],是很晚起的白读音。

(十)山摄

韵部	寒开一			山开三			删开二			曷入开一			黠入开二			辖入开二	
中古音	an			æn			an			at			æt			at	
声类	牙	齿	牙	唇	舌	牙	唇	舌	牙	舌	牙	唇	舌	牙	唇	舌	牙
白读	ā	uā	uā		uā	ĩ	uā	ian	ĩ	uā	uā	uaʔ	aʔ	uaʔ	ueʔ	uaʔ	aʔ
文读	an			an			an			at			at			at	
例字	涎	单	肝	办	盞	组	坂	扳	扳	汕	晏	辣	獺	割	八	杀	札

韵部	仙开三						元开三		先开四									
中古音	iæn						iæn		ien									
声类	唇		舌齿		牙喉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白读	ĩ	in	ĩ	uā	un	iā	iā	ĩ	ĩ	in	ĩ	iŋ	āi	un	ĩ	iā	an	iŋ
文读	ian						ian		ian									
例字	鞭	面	钱	线	顛	件	健	献	边	眠	天	千	前	填	见	显	牵	肩

韵部	薛入开三						月入开三		屑入开四									
中古音	iɛt						iət		iet									
声类	唇		舌 齿			牙喉	牙 喉		唇		舌 齿				牙喉			
白读	iʔ	at	iʔ	eʔ	uaʔ		iaʔ	ioʔ	iʔ	uat	iʔ	ueʔ	eʔ	at	ut	ueʔ	at	
文读	iat						iat		iat									
例字	蟹	别	舌	裂	热	杰	揭	歇	蔑	撇	铁	截	节	节	屑	锲	结	

韵部	桓合一						山合二	刪合二				末入合一				黠入合二			鐸入合二					
中古音	uan						wæn	wan				uat				wæt			wat					
声类	唇		舌齿		牙喉		牙喉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牙喉	舌齿		牙喉					
白读	uā	un	uā	ŋ	uā	ŋ	un		ŋ	iŋ	āi	uāi	uī	ua?	ui?	ua?	ut	ua?	ut	ui?	ia?	ua?	e?	ua?
文读	uan (an 漫)						uan	uan				uat				uat			uat					
例字	搬	潘	段	算	官	贯	管	幻	栓		还	关	惯	拔	拔	捋	捋	阔	滑	挖	挖	刷	刷	刮

韵部	仙合三						元合三						先合四		薛入合三		月入合三			屑入合四			
中古音	iwen						iwen						iwen		iwet		iwet			iwet			
声类	舌 齿		牙 喉				唇			牙喉			牙喉		舌齿	牙喉	唇	牙喉		牙喉			
白读	uā	ŋ	un	un	ŋ	in	ī	uā	an	iŋ	ŋ	ŋ	un	uāi	in	e?	iat	ua?	e?	e?	e?	i?	ui?
文读	uan						uan(an 万)						ian		uat		uat			uat(iat 血)			
例字	泉	全	船	拳	捲	绢	院	販	挽	反	饭	远	棺	县	眩	雪	阅	伐	袜	月	缺	缺	血

山摄的文读比较简单齐整。阳声韵开口洪音一二等[an], 开口细音三四等[ian], 合口洪音一二等和合口细音三等相同, 都读[uan], 合口四等读[ian], 但漳州“悬县”等字读[uan]。又如桓韵明母的“蔓慢”, 元韵明母的“万”等均读[an], 这可能是声韵互为影响的音变所致。相应的入声韵分别为[at]、[iat]和[uat]。中古音山摄一二三四等的主要元音差别并不太大, 故唐古体诗中有寒桓删元仙先同用韵例, 从宽押看是可以的。但山摄不论是阳声韵或入声韵, 各韵的白读层次重叠复杂, 尤以细音为甚。下面简要讨论一下。寒韵和开口山删仙韵的白读音都有个[uā], 开口呼出现合口呼韵, 上面已说过的果止蟹摄许多韵部都有此种现象, 这不能不让人考虑厦门方言的祖先是早期一个同《切》音系的方言不同的汉语某一个方言, 以致跟《切》音的洪细开合等呼有相当多的不同。至于[ā], 大抵是由[an]丢失鼻音韵尾而变成鼻化韵的结果。开口二等韵白读音的[i], [iŋ], 跟开口四等韵的白读音[i], [iŋ]相同, 这跟蟹摄二四等韵白读音相同一样, 是厦门方言语音上的一个特点, 可能是古方言留在今厦门方言的遗迹。下面着重分析开口三四等韵白读音的现象, 这里可联系咸摄开口三四等韵的情况一起分析。中古咸山两摄三四等字的白读音韵母, 在厦门方言里有两种语音形式, 一是三四等合流无别, 韵母是带鼻化的前高元音[i]; 二是三四等韵母有别, 三等为后响复合鼻化元音[iā], 四等是前响复合鼻化元音[āi]。无独有偶, 这种表现形式, 在今吴语的一些方言里也同样存在, 只是音值有些不同。

三四等合流无别的:

例 字	厦门方言	吴方言(苏州话)
编(山三)边(山四)	pī	piɪ
变(山三)	pī	piɪ
片(山四)	p'ī	p'ɪɪ
棉(山三)面(山四)	mi	miɪ
天(山四)	t'ī	t'ɪɪ

箭(山三)	tsĩ	tsiɿ, tɕiɿ,
钱(山三)	tsĩ	zɿɿ
见(山四)	kĩ	tɕiɿ
鳖(山三)	piʔ	piʔ
篾(山四)	biʔ	miʔ
铁(山四)	t'iʔ	t'iʔ
染(咸三)	ni	ɲiɿ
盐(咸三)	sĩ	hiɿ
添(咸四)	t'ĩ	t'ɿ

三四等有别的:

例 字	厦门方言	吴方言
煎(山三)	tsuã	tsiɿ
线(山三)	suã	siɿ
件(山三)	kiã	dʒiɿ
燃(山三)	hiã	zø
热(山三)	luaʔ	ɲiəʔ
闪(咸三)	sĩ	zø
莲(山四)	nai	liɿ
千(山四)	ts'ĩŋ, ts'ãi	ts'ɿ
前(山四)	tsiŋ tsãi	ziɿ
先(山四)	siŋ, sãi	siɿ
肩(山四)	kiŋ, kãi	tɕiɿ
接(咸三)	tsiʔ	tsiəʔ
节(山四)	tsueʔ	tsiəʔ

晋代郭璞在《尔雅·释言》的“剂翦, 齐也”注释中说:“南方人呼翦刀为剂刀。”此南方指的是江东吴语区。这就是说,“翦”这个阳声韵字在当时的吴语已读阴声韵。在今吴语的一些方言里,“翦剂”都是高元音韵。这个事实,可帮助我们推测在上古吴语的一些方言里,山咸三四等阳声韵字的合流形式里,可能以高元音的鼻化韵或阴声韵出现。咸山三四等阳声韵的厦门方言读[ĩ],则是承继吴语的合流形式,早在《切》音前已有之。咸山三四等阳声韵白读音的分别形式,即[iã]、[ãi],应比合流形式早,即应早于[ĩ]的上古时期已经存在。相应的入声形式也大抵如此。“间千肩先”等字,厦为[iŋ],在同安话读[ãi]。[iŋ]是《切》音以后音变的结果。山摄的[in]、[un]白读音的语音层次并不早于[iã]、[ãi],可能也是音变后的产物。山摄合口[uã]是[uan]脱落鼻音韵尾而成为鼻化韵的。[un]是[uan]的音变结果。值得提一下的是[ŋ]韵母,桓删合仙合元合都有。厦门方言读[ŋ]的多数字,在闽南地区的其他地方读[uĩ]。可见[ŋ]、[uĩ]是同一韵母在不同地域音变后出现的不同形式。关于[ŋ]韵母,请参看宕摄的分析。[uãi]的出现可能相当早。因为开口有[ãi],相对的合口是[uãi]并不奇怪。入声的白读音可据阳声白读的演变推及。这里说一下[eʔ]、[ueʔ],它们的出现应在[aʔ]、[uaʔ]后,是音变高化的结果。

(十一)臻摄

韵部	痕开一		真开三(臻开二)						殷开三		魂合一				淳合三		文合三				
中古音	ən		iēn (ien)						iən		uən				iüēn		iüən				
声类	舌齿	牙喉	唇	舌			齿	牙喉		牙喉		唇	舌		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唇	牙喉	
白读			an	an	ian	un	ĩ	ĩ	ian			ŋ	ŋ	uan	ŋ			ŋ	ŋ		
文读	un		in(im 忍)					in(un 巾)		un(in 谨) (im 欣)		un				un(in 迅)		un			
例字	吞	垦	闽	陈	村	肾	尘	亲	引	姻	斤勤近		门	顿	村	昏	轮	春	均匀	问	晕

韵部	质入开三(栞入开二)							迄入开三	没入合一			术入合三		物入合三		
中古音	iēt (iet)							ĩət	uət			ĩuēt		ĩuət		
声类	唇		舌齿			牙喉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唇	牙喉	
白读	at	a	at	iat	ik	iat	ik				at			ĩ?		
文读	it							it	ut			ut		ut		
例字	密	密	栗	秩	室	吉	逸	迄	迄	勃	卒	核	律	聿	物	掘

臻摄阳声韵开口一等痕韵读同魂韵,均读[un]。《彙音妙悟》所记明末清初泉州音古痕韵读开口洪音[ɤn](un),并不与魂韵混,这是[ɤn](un)韵音变为[un]的结果。同样,殷韵在早期泉州音也读[ɤn](un),是开口洪音,变成殷和痕混同。漳州音殷韵读[in],所以殷韵的字有读[un]的(斤芹勤),有读[in]的(谨),有[un]、[in]两读的(殷)。这是泉漳音在厦门方言里混合的一个典型例。“忍”(刃仞)等字读[im]是很特殊的,因为早期泉州音仍与“真新”字同韵,不知何故变收-m尾,待考。“巾”读[un],泉州早期“巾”、“根”、“斤”同音,“巾”变[un],当然是音变后的现象。阳声韵合口都读[un],“迅”读[in],也是个别例外,可能受真韵“讯”字的影响。臻摄入声韵的文读较整齐,开口韵读[it],合口韵读[ut]。阳声韵白读音里有个[ŋ],是音变的产物,请看宕摄的分析。“村”有[uan]韵白读,来自泉州音。真韵的白读音层次较多。[an]可能在《切》音前,因为“闽”与“蛮”通,“陈”作姓氏读[tan¹],都保存古老的音。[un]也不晚于[an]。[ian]音晚于[an]音。[ĩ]是[in]音变的结果。入声[at]韵母,也是早期的音。“物”读[mi¹],论理也是早期的口语音,如何由[ut]变[ĩ?],尚待进一步研究。

(十二)宕摄

韵部	唐开一			阳开三			唐合一	阳合三		铎入开一						药入开三		铎入合一	药入合三														
中古音	aŋ			iāŋ			uaŋ	ĩwaŋ		ak						iak		uak	ĩwak														
声类	唇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牙喉	唇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牙喉	唇	牙喉														
白读	ŋ			iũ	ŋ	ã	io	a	iũ	iã	ŋ	iã	ŋ	aŋ	iŋ	o?	ĩ?	ako?	au?	auu?	u	o	a	o?	ia?	io?	o?	io?	e?	ak			
文读	aŋ(aŋ)			aŋ(aŋ)			aŋ	aŋ		ak						iak		ak	ak														
例字	榜	仓	糠	厂	床	相	长	丈	香	向	光	惶	方	纺	筐	薄	膜	落	索	落	落	托	厝	烙	昨	阁	掠	箸	着	脚	郭	缚	纛

宕摄阳声韵开口一等唐韵文读[aŋ]。[aŋ]音是受北方话的影响而渗入进来的,并非每个字都读[aŋ]。开口三等阳韵文读[iəŋ]。[iāŋ]音是漳州音的渗入而形成的,只有少数几个字有

[iaŋ]音又读,如“凉唱漳芎掌”等等。(庄组属洪音,故读同一等[ɔŋ]韵。合口唐阳韵文读均是[ɔŋ],算是有点特殊。原来可能是[uɔŋ],后介音[u]与[ɔ]同化合并成为[ɔŋ],入声相应为[ɔk]、[iɔk],无受漳州音影响。阳声韵的白读,一等唐韵开合口都是[ŋ],三等阳韵开合口也有个[ŋ]。综观厦门方言白读音,[ŋ]韵出现在3摄8韵:山(桓删合元合仙合)、臻(魂文)和宕(唐开合阳开合)。从现代厦门方言的平面看,这三摄白读音的[ŋ]是一样的。但从来源和层次看,却是不同的:

桓 uan→un→(uĩ)→ŋ。删合仙合元合 uan→< $\frac{un}{uĩ}$ >→ŋ。

魂 un→un(uĩ)→ŋ。文 un→un(uĩ)→ŋ。

唐开阳合 ɔŋ→(oŋ)→ŋ。唐合(u)ɔŋ→(oŋ)-(uĩ)→ŋ。阳开 $\frac{oŋ(\text{庄组})}{iɔŋ}$ >(oŋ)→ŋ。

值得注意的是,山臻各韵都有一个特点是有个起作用很大的合口高元音(u)。这个[u]带有强烈的鼻化成分,音变后可能转化为[ŋ]。唐阳的[ɔŋ]、[iɔŋ]不管有无高化为[o],其[ɔ]、[o]受后面鼻韵尾[ŋ]的影响也带有鼻音成分[ɕ]或[ɔ],这从漳州地区“糖”读[tʰɕɔ]、“两”读[nɔɿ]、“广”读[tsʰiɕɔ]可得到启发。[ɕ]、[ŋ]的互为影响,由于[ŋ]的强势影响,有可能音变为[uĩ]或合音为[ŋ]。唐合口一些字在漳州地区可读[uĩ] (“光广黄”等)就是一个例证。所以说,这三个摄白读为-ŋ是异途同归的。从时间看,山臻会比宕早。但可能都在《切》音之后。阳韵开口的[iũ],由[iɔŋ]→[iɕ][iɔ]→[iũ]音变来的。[io]也是[iɕ]变来的。阳韵合口的[aŋ],应是《切》音前上古音的遗留。阳韵字上古属阳部,主要元音为[a]。[ã]、[iã]由[aŋ]变来,可能在《切》音前就逐渐形成了。入声白读的[ak],是《切》音前的层次,[auʔ]、[au]、[iaʔ]由[ak]、[iak]变来的,其他[oʔ]、[io],也分别是由[ɔʔ]、[iɔʔ]逐渐变化而成的。其出现时期当在《切》音前,请看梗摄的分析。至于[eʔ],是声韵互为影响在《切》音后的演变。

(十三)江摄

韵部	江开二						觉开二						
中古音	ɔŋ						ɔk						
声类	唇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白读	ɔŋ	aŋ	iaŋ	ŋ	ɔŋ	iũ	ɔk	auʔ	ak	oʔ	eʔ	ɔk	oʔ
文读	aŋ	ɔŋ		aŋ		ak		ɔk		ak			
例字	胖	窗	双	撞	讲	腔	驳	雹	浊	桌	啄	握	学

江摄阳声韵的文读音,依声类分为两类:唇牙喉音一类,读[aŋ];舌齿音一类,读[ɔŋ]。入声遵此类别也分[ak]、[ɔk]两类。白读音正好跟文读音的音相反。文读为[aŋ]、[ak]的,白读则为[ɔŋ]、[ɔk],文读为[ɔŋ]、[ɔk]的,白读则为[aŋ]、[ak]。江韵大多数字上古属东部,觉韵字则分别来自上古屋药觉部。阳声韵的文白读音见通摄的分析。觉韵的白读音层次颇多,[ak]、[ɔk]、[auʔ]自然比[oʔ]、[eʔ]层次要早,[oʔ]可能经[ɔk]→[ɔʔ]→[oʔ]的过程。

(十四)曾摄

韵部	登开一			蒸开三			登合一	德入开一			职入开二			德入合一	职入合三
中古音	æŋ			iæŋ			uæŋ	ək			iək			uək	iwək
声类	唇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牙喉

韵部	登开一			蒸开三				登合一	德入开一					职入开二						德入合一		职入合三		
白读	aŋ	an		in	in	iaŋ	iam	in		ak	at	it	iaʔ	at	iaɰ	at	it	iaʔ	iʔ	eʔ	e			
文读	iŋ			iŋ				oŋ	ik(ɔk 北)					ik						ɔk	ik	ik		
例字	崩	等	肯	凭	升	橙	橙	应	弘	北	贼	得	则	克	逼	力	直	食	蚀	仄	厕	国	或	域

在厦门方言里,曾摄阳声韵开口一三等的文读读同韵母均为[iŋ]。《彙音妙悟》却分为“生”[əŋ]、“卿”[iəŋ]两韵母。入声亦同(个别一等韵字也有跑入三等韵的)。可见登蒸合一是一较后的事。白读音[aŋ]、[iaŋ]的出现,请看梗摄的分析。[in]的白读音,在蒸韵里有相当多字。唐古体诗出现过梗、曾、臻通押的现象,说明[in]音的出现可能相当早。曾摄入声韵的情况与阳声韵类似。

(十五)梗摄

韵部	庚开二						耕开二			陌入开二						麦入开二							
中古音	ɐŋ						æŋ			ək						æk							
声类	唇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白读	ĩ	ĩʔ	ĩ	an	e	ĩ	āi	iā	ĩ	ĩ	uāi	aʔ	eʔ	iaʔ	eʔ	iaʔ	eʔ	ẽʔ	eʔ	ẽʔ	iaʔ	eʔ	eʔ
文 读	iŋ						iŋ			ik						ik							
例 字	彭	猛	生	瘡	撐	更	哼	行	棚	争	茎	百	伯	拆	宅	額	客	嚇	麦	脉	摘	册	隔

韵部	庚开三					清开三							青开四						
中古音	ĩeŋ					ĩeŋ							ieŋ						
声类	唇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白读	ĩ	iā	iā	iū	ŋ	iā	ĩ	iā	an	iā	in	ẽ	ĩ	in	an	ĩ	iā	an	ĩ
文读	iŋ					iŋ							iŋ						
例字	平	丙	京	荆	影	饼	晶	请	蛭	羸	轻	婴	暝	屏	瓶	青	听	亭	经

韵部	陌入开三			昔入开三										锡入开四										
中古音	ĩɛk			ĩɛk										iek										
声类	唇	牙喉		唇	舌 齿					牙喉					唇		舌 齿					牙喉		
白读		ia?	io?	ia?	ia?	io?	o?	ip	ia	e	a?	ia?	io	ia?	ai	a	io?	i?	at	ia?	ak	a		
文读	ik			ik										ik										
例字	碧	履	剧	僻	脊	惜	射	籍	夕	尺	益	易	液	壁	觅	觅	绩	滴	踢	余	剔	曆	击	

韵部	庚合二		耕合二	庚合三	清合三	青合四	陌入合二		麦入合二	昔入合三
中古音	wəŋ		wæŋ	ĩwəŋ	ĩwəŋ	iweŋ	wək		wæk	ĩwək
声类	牙喉		牙喉	牙喉	牙喉	牙喉	牙喉		牙喉	牙喉
白读	uāi	uĩ	iŋ	iā	iā	iā		ui?		ia?
文读	iŋ		ɔŋ	iŋ	iŋ	iŋ	ɔk	ɔk	ik	ik

韵部	庚合二		耕合二	庚合三	清合三	青合四	陌入合二	麦入合二		昔入合三
例字	横	横	轰	兄	营	萤	號	蝟	划	役

梗摄阳声韵开口二三四等的文读音在厦门方言都读[iŋ], 相应的入声是[ik]。在《彙音妙悟》里, 梗摄开口二等庚耕的字在“生”[əŋ]韵, 三等庚清青字在“卿”[iəŋ]韵。唐代诗作不论古体诗或近体诗已出现二等庚耕与三等庚清青通押的例子。可见诗韵庚青的主要元音十分相近, 韵尾又相同, 故可通押。泉州音虽分两个韵母, 但主要元音是相同或相近的。因此, 厦门方言这种合流为相同韵母虽是后来才出现的, 但从押韵的要求看, 二三等合为一个韵部是早已有之。梗摄开口二三四等阳声韵在厦门方言里还可跟曾摄开口阳声韵合流。唐初诗歌里登蒸与梗摄字通押也不乏其例。因此, 曾梗阳声韵合流在厦门方言也是早就存在的了。相应的入声亦同理合并。梗摄阳声韵合口呼文读音读[əŋ], 相应入声读[ək]是例外, 合口呼也读同开口呼是特殊的。梗摄的白读音层次比较复杂, 这里先说[an]、[āi]、[uāi]。这三个白读音应在《切》音前后就存在了。唐末五代泉州籍诗人义存和尚有首叫《和双峰偈》的诗, “关横”相押, “关”是删韵合口字, “横”是庚韵二等合口字, “删庚”相押, 在唐代诗作里找不到例证。但从厦门方言来看, 正是同韵母的两个字。今泉州厦门“关”的白读有[kuāiɿ]、[kuĩɿ]两音, “横”的白读也有[huāiɿ]、[huĩɿ]两音。不正可以和谐相押吗? [uĩ]音是由[uāi]音演变成的, [uāi]当早于[uĩ]。可见至少在唐末五代梗摄阳声韵已有[uāi]音了。[uāi]出在合口韵, [āi]在开口韵, 配对存在。[an]、[āi]的关系也很密切。可见在梗摄里[an]、[āi]、[uāi]的语音层次是较早的。[iā]韵并不比[an]、[ai]、[uāi]迟。梗摄里的[iā]韵字如“行明丙京”等上古属阳部字, 主要元音为[-a-], 在汉代, 先秦阳部字虽有一部分字(如上述所举例字)入耕部, 到中古分别转入庚清青韵, 但可保留上古音的遗迹。另外, 中古庚耕清韵的主要元音[ɐ]、[æ]、[ɛ]都是低元音, 青韵虽较高些是[e], 但受韵尾[-ŋ]影响, 连读起来仍有低元音的音色。这几个元音与[a]相近, 故失去鼻音韵尾变为鼻化韵后就是[ā]、[iā]了。[ĩ]韵是梗摄阳声韵一个很重要的白读音, 各韵都有。厦门方言读[ĩ]的梗摄白读音字, 在漳州音里读[ẽ]。可见[ĩ]的较早形式应是[ẽ]。[ẽ]由[əŋ]、[æŋ]、[eŋ]、[ɛŋ]丢失鼻音韵尾演变而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估计在文读音[iŋ]前已有这些白读音了。厦门方言[ĩ]是经由[ẽ]→[ẽ̃]→[ĩ]完成的, 所以梗摄中的[ẽ̃]比[ĩ]要早一些。[ĩ]当在[ẽ̃]、[ẽ]的层次后。“撑”读[t'ẽɿ]、[t'eiɿ], 自然[e]是[ẽ̃]丢失鼻化的结果。[-in]在[-iŋ]后, 可能是音变的产物。“荆”读[kiu], 独例, 待考。入声的白读音, 大抵与阳声韵的演变道理同。这里着重说明[ia?]、[io?]两个白读韵母。在昔韵出现的[ia?]、[io?]两个白读, 可能是上古方音的遗迹。这从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里批评西晋人吕静《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 为奇益石分作四声”的分韵是错误的话里得到启示。在颜氏嘴里, “益石”可能无别, 可在吕静口中, 这两个字是有别的, 不独先秦两汉, 直至魏晋也然。今厦门方言的这种区别还可以举出例子。吴语上海话也保留着这种区别, 如:

例子	厦门方言	吴语(上海话)
尺	ts'io?ɿ	ts'a?ɿ
石	tsio?ɿ	za?ɿ
迹	tsia?ɿ	tɕiɿ?ɿ
益	ia?ɿ	ii?ɿ

从源头看, 昔韵在厦门方言里的[ia?]、[io?]区别在《切》音前早就存在了。铎药韵里的白读

[iaʔ]、[ioʔ]可以得到同样的解释。

“籍”读[ip],是例外,原因待考。[iʔ]的出现比较晚。入声韵变阴声韵[a]、[ai]、[ia]等更是后面的层次了。

(十六)通摄

韵部	东合一			冬合一	屋入合一			沃入合一
中古音	uŋ			uoŋ	uk			uok
声类	唇	舌齿	牙喉	舌齿	唇音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白读	aŋ	aŋ	aŋ	aŋ	ak	oʔ	ak	ak au ak
文读	ɔŋ			ɔŋ	ɔk			
例字	蓬	东送	公	冬脓	木	朴	读	谷 哭 毒 毒 沃

韵部	东合三			钟合三			屋入合三			烛入合三		
中古音	ĩŋŋ			iwoŋ			ĩuk			ĩwok		
声类	唇音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唇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白读	aŋ	aŋ iŋ iɔŋ	iŋ im	aŋ iŋ aŋ ŋ	ā iŋ aŋ ɔŋ	a iũ	ak	ak ik iɔk	ik ak	ak ik ioʔ oʔ	ik	ak
文读	ɔŋ	iɔŋ(ɔŋ庄组)		iɔŋ			ɔk	iɔk(ɔk庄组)		iɔk		
例字	梦	虫	众 崇	弓	熊	蜂 龙 重 从 重	胸 共 庸 共 熔	腹 六 竹 缩	菊 黼	触 烛 俗 蜀 局 狱		

通摄阳声韵一等韵文读音[ɔŋ],三等韵文读音[iɔŋ],三等庄组字读如一等[ɔŋ]。相对应入声分别为[ɔk]、[iɔk]。庄组[ɔk]。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通摄文读音与宕摄相同,即所谓上古东阳同韵。汉语语音史提供的材料表明,先秦时期老子著作中的韵文有东阳相押例,人们认为这是楚方言的特点之一。闽南方言有上古吴楚方言的遗迹已为学术界公认。故上古东阳同韵至中古仍表现为宕通两摄合流同韵。不仅文读音如此,白读音也有读同韵的。例如:

上古阳部中古唐阳韵字白读音 上古东部中古东冬钟韵字白读音

房 paŋɿ	东 taŋɿ
纺 p'aŋɿ	工 kaŋɿ
网 baŋɿ	虫 t'aŋɿ
芳 p'aŋɿ	缝 p'aŋɿ
汪 aŋɿ	重 taŋɿ

通摄入声韵白读音[ak]的来历变化跟阳声韵的道理基本相同。

江韵绝大多数字来自上古东部,文读读[aŋ],跟上古东部读音的发展变化不无关系,白读[ɔŋ],也是保存上古东部读音的表现。

通摄阳声韵白读音 iŋ,也是比较早的语音层次。义存和尚诗作《劝人》之七有“龙惊”通押例。“龙”为钟韵,“惊”为庚韵。此两韵字可同押,可能比唐末五代更早就存在此两韵同韵的事实。相应的入声也是如此。义存诗作《劝人》之十二有“得曲”通押例。“得”为德韵,“曲”为“烛”韵,看来也是唐末五代此两韵同韵都在闽南方言就已相当流行了。[oʔ]、[ioʔ]是由[ɔk]、[iɔk]变来的,时间层次比较[ak]、[ik]可能稍晚。“哭”、“毒”的白读[au],由入声韵变为阴声韵,当在元明以后,有人怀疑是否是“哭”、“毒”这两个字的读音,这需要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厦门方言韵母文白异读的层次性,有下列几个明显的特点。